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谷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施華

少谷集卷十七

明 鄭善夫 撰

書一

答殷近夫

袁青田人來拜手書方履知吾兄日不忘情於區區也累書教我誠意核切非尋常學問工夫誠以愛我至不覺其望之過也走何人哉年來汩没愈益荒蕪書已不

能讀處荒村尚覺忙擾身已不能靜且傲鄉無大好尚所見者舉業所足者科第孤立一身兼以下人天分復疎且懶恐畢竟作流俗中人耳遠拜知已之辱北往何日思道服闋亦在此時仲默在京邸三人聚首所得可言幸毋忘惠愛之及不盡所欲言

與鄭汝華方伯論氏族

承示宗譜歸而再三校讐竊疑東漢以前恐非夾漈所訂者且如去疾乃穆公之子子産乃成公少子而譜皆

遺之鄭莊歷官俱在漢武之世終汝南太守以死而譜云建元二年封太尉何據也玄和之系尤為謬妄按漢書鄭弘漢元時御史大夫鄭玄漢獻時大司農前漢僕射崇八世孫沖之孫與鄭太同時弘玄相去二百餘年而系玄為弘之父此豈魚魯之誤或者名偶相同而淺儒修譜不考年代差異乃謬以康成行履實之以華其先不自覺其訛舛至此與走意以崇玄自為世若與鄭莊同派莊固名流而漢書所載何不云莊幾世孫而獨

舉崇與沖且崇祖以訾父賔弟立俱不見譜沖雖見譜世次復不類又按鄭太對董卓云東州鄭玄學該古今莊太河南開封人崇玄北海高密人太與玄實同時其云東州則其自為世也甚明矣莊弘亦各自為世弘太山剛人代爲玄成為御史大夫傳記不云為莊之後且地亦不同而譜以為莊曽孫何哉鄭莊之後鄭興之前史傳皆無可考莊卒武帝世興光武時大中大夫相去二百餘年遂有二十三世之從似此類豈能强而通邪

興生衆衆生安世按漢書安世子亮順帝時除為郎又云太大司農衆之曽孫而譜系太乃為五世孫又按夾漈譜序後漢計掾熈生二子長太次渾居西河見譜者十五世以世次計之則熈當為安世之别子令譜不系亮而系琳輔熈為三世必有以兄弟為父子祖孫者矣夫莊弘玄興衆太皆著汗青者夾漈平生最長於考較豈有後先舛錯至此哉夾漈所訂莫始於渡江乎否永嘉以還亦有舛錯如平與弟昭隨父過江至義熈元年

已百餘年而云是年遷東陽年九十三卒于官亦已駁矣陟顧莊露淑三公八世祖也三公既為天寶時人則陟安得登天寶進士而陟子廣安得為開元將軍太和後天寶將百年而淑弟潛安得登太和進士此類豈足為傳疑意者夾漈之訂無此爵號或乃後人附會反以亂其真者當斷以大義削之豈可更因其舊以惑後人邪伏讀傳疑辯甚辯甚然以三公斷為梁陳時人恐未必然按舊譜三公並居侯官天寶二載因李承昭叛避

難徙永太再徙莆南湖而家焉後兩捨地為寺移祖墳十二丘於寺後西峰此非夾漈所訂乎夾漈復云吾祖實出滎陽過江入閩皆有源流者非是譜上之世次乎今據俊民所述自三公而下四世遂至五季其支分派別爵位林墓了然明曉耒老重修亦皆依夾漈所訂者夾漈讀書極多是譜信其所訂則三公為玄宗時人無疑也而黃滔所述陳永定二年之説不知何據竊以年世計之自庠至三公已一十八世自永嘉至永定方二

百五十餘年不應世代如是之速也自三公至良士只四世自永定至唐景福已三百四十餘年不應年考如是之長也若曰玄宗時人則世紀年數上下俱相蒙矣且舊譜數家合一不差必皆夾淼所定者其有差者直好事者欲華其衣冠之盛不據理勢之有無妄添科第官爵而已以致真贋混淆莫能卒辨反悉以為偽耳又按耒老所稱仁儒譜云遠祖任閩刺史道由莆境見南湖聳峙盤拱葬祖墳一十二丘于山之陽寔永定二年

也曰遠祖爲刺史似爲昭也曰永定二年似爲三公也而吳源述露公事跡乃云昭以永嘉入莆愛其南山遷祖墳葬焉梁陳間露與弟莊叔廬護墓側因而卜居永定中以夢捨地爲寺遷祖墳一十二丘於西峰之下則仁儒所載刺史所遷墓十二丘似爲昭也昭過江第二世而曰十二丘必河南遷來者河南之孫子有無姑且勿論然則懷慼之間竄身不暇豈遑遷墓于此之多之遠乎且昭未曾家莆遊宦其地遂遷墓以從於人情似

大有不通者而吳源所述復持兩端焉既曰昭以永嘉入莆遷祖墳葬焉又曰三公遷墓十二丘廬護墓側細究前後紀載俱是以訛傳訛捕風捉影無有真知灼見破千載之惑者且舊譜捨地事跡只云昔時或曰得之傳聞實無永定之説也而曰三公梁陳時人不過因廣化寺碑堙没釋子重立撰出無稽年號引以久遠其事使其後世子孫不得恃此為據矣三公豈真梁陳間人哉且謬以戊寅為庚申其情可識也舊譜夾漈所訂既

不盡信乃援廣化一碑遂曉然而從之三公以上世數既不能信三公以下世數歷歷可証計之何如也執事以天寶之際為近而易知而廣化之碑誠足徵邪以郡乘亦載其為梁陳時人邪就未老上遡臯苟臯苟五代人也歷世不過八九而所捨田地尚堙沒不可知而碑牌祠堂盡為釋子毁折則廣化寺之創安知其非天寶時邪閩自開元以前儒學衣冠闃然無聞三公自天寶之世為儒學開先而後林藻歐陽詹諸人始聞見於世

此世所共明者而郡乘梁陳之説安知其不縁廣化之碑之謬乎管窺如此所謂校讐惟其是耳其有乖誕處尚幸聞之

答近夫

靖江人至拜手教已悉别後動履將有他出不及面詢所欲聞爲恨走到京數日只聞青田之調青田在他人號難理在君則隨所之而無其難者但責處賢者傷明耳維益自努力毋損平生志向毋以彼我之賢否位之

上與下權於心古人有安之勉之有終不能遣於懷者
性資學問限之也君何如人哉自愛自愛李自石已調
泉州絶無芥蔕於心且甚樂亦嘗覼其所忽非素有養
者未或如是吾輩不能也走行止尚未能决日抱苦心
家人皆以歸必受饑餒為勸畢竟吾人不官而即貧死
邪以此進止實自皇赧室人病血輒不育兒女事不可
力致奈何豫冦在閙化久久不得思道家消息方母櫬
在庭故為其負戚耳衢處風力易相聞幸以相聞餘惟

加飡毋廢藥物不一一

與近夫

五月得邸報兄在首録再閲七月報兄以黄門南行慰甚慰甚當國得人賢而隱於下位者以次録用兄固其先也重可為天下賀自逆瑾首禍讒幸盈廷其法毛政網雖稍革去而飾奸文佞者固未盡除也不去恐終亂政昔司馬公再相識者謂其不去元豐之惡人遂有後來之紛紛也今日之事兄睹之也兄望重言信且司言

職吾君相方汲汲求言補罅塞漏之時也以身任天下之事非吾輩其誰萬萬為天下自重走行藏尚未能自決令雖杜門不能盡棄人事為虛名所累逐日酬應轉見勞苦世情尚同勢復不敢自異而逸也凡以我無朝叅簿書之役為得受用歟年來索居愈益落莫意欲圖一出暫避旦夕饑餒顧癖性終不可改口復不能容忍在散地雖無怫人或亦無大禍若隨羣逐隊能免於意料不及耶令時雖未太平然朝有賢人亦非有大不可

者必若畢志漁樵則有處分矣顧今名在宦籍兄弟妻子所仰給而存者實未終忘意進取也今不可出遲暮歲年廼欲彈冠夜行識者不為也如何如何明年春作意遊衡山順流當到留都圖一相見領所以教草疏之暇能不忘教我如昔時是為大幸人去疾草草布此新寒手縮所為詩文未及錄寄

與三房論祠堂事

祠堂祖宗大事善夫力薄而圖難識淺而謀大日夜營

思不勝驚怖猝聞三房子孫欲代而為之祖宗大幸善夫亦大幸祖宗餘澤鍾於三房獨厚三房子孫能自顧其田宅之盛財帛之贍皆曰祖宗之澤也思念祖宗久無有棲止自為之固宜矣第不知堂成之後亦許各房子孫入門而拜乎冬至之日各房子孫亦得陪祭於始生之祖乎如此則祖宗地下必喜曰吾三房子孫富而能義義而能公他族聞之固歆吾大家之和之美也若但支分汝我任氣而行之祖宗恐亦不享乎范文正云

宗族雖疎遠自其初視之皆我祖宗之子孫也况吾族澤尚未斬乎必欲任氣而私之恐復為祖宗僨事之子孫矣昔年聞有此舉聞亦垂成矣中間僨事者誰乎三房欲自立之固其素也然使祖宗神無所依令又許年矣善夫力甚薄識甚淺固知不克負荷上念祖宗餘澤濫及於不肖使有令日而祖宗反無所倚焉内誠不自安也以事關宗族之公衰貲于衆善夫不過供役其間上代族長之勞耳非敢有所私也亦非敢有要以為功

也而三房子孫乃不鑒其情而顧梗之亦何視之不廣也諺曰財多氣粗某某實主其謀乎不然吾未見仗義之易也萬惟高明勿為後生輩所移善夫固無私善夫實無要惟日夜悚懼之至

答戴仲鶡

一自廢歸杜門削迹不知當世乃爾紛紛霄漢故人亦彼此不相聞别執事已三年矣執事以言廢名在朝野而入於善夫之耳顧未久也丁原德再至始得其真伏

讀手書遠拜君子之辱大丈夫既出而不為禄仕要着實地正如執事之所也蠻夷瘴海困頓鞠窮隨其所之而安之然亦毋曰此固仕宦之捷徑也前代以直言得譴者他日公論一定每起為美官而天下人士亦以此多而侈之近世士大夫亦每効之以矯美名於一時及其貶竄遷則皆慰之曰是何傷哉固仕宦之第一籌也是豈臣子者之所以事君與士君子之所以立心哉執事俊穎百倍凡輩必能體此不慼毫髮之差奚啻千里

之謬也勉之勉之增城之僻陋執事之窮阨固甚不堪者聞湛元明兄在家朝夕晤語亦可慰志君子固有窮時也眠食惟善自愛

上周公儀方伯

易時不奉教言詹實風味未敢暫息使至拜五月二日手書備審别後湖南動履并示所未聞頓增戴戀善夫何似被蒙知待如此竊計之當代鉅公於后進之士未有並者深媿墨呆少不勤行長不競時不能少答所期

待比來百憂恂志愈益䕶落室人與幼子相繼奄棄雖稍自裁抑然終不能忘情也復得肺腑疾不時舉發不能久視視久則即暈眩移時經傳筆硯不得不屏去今已久矣承喻以百尺竿頭莫惜進步誠狃我手之鶵者令者㷀䰟既枯乃欲擿埴以索塗而善夫豈其人哉遠拜大君子之辱出處一事未敢輕擬功名古人所熱中者方今後生輩各執其巧其或出位亢言身遭貶竄則曰讀書之能事畢矣不死則希越常格不幸而死亦收

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揭日月而行以取捷徑沉冥數載反如烈火之攻中惡在其養之高也古之人立身事君而顧如是哉善夫最傷不能自檢制不能事人病日加益復不能事事乃自廢以歸深恐坐此譏誚故一切不敢通故人書兀兀至今日處荒村對樵夫俚子語古士恥之令雖窮阨然心實無所要也必不得已則當以仕易耕大君子以為如何近來隴西呂仲木最為真正而何粹夫魏子才王元凱輩次之然亦未知其心之所

安也因愛中不覺縷縷饒舌荆湖大方政務計倍他省公暇望毋替藥物為國自愛心事千里悠悠善夫謹狀

與殷黃門

善夫啟石川都諫契兄走聞之揚雄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李善感之諫也人稱之曰鳳鳴不知鳳之於治亂也以鳴乎以顯晦其文乎聖人之言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不知食其潔者有道穀乎非歟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不知言之孫也將朝隱

以保其身歟抑并其跡而冥之山林之間歟惟聖人為能舉權自賢人以下苟為禄仕則固有成訓也夫苟不為禄仕則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耳竊惟吾石川之賢天下實知之其官曰諫官而天下實望之方今萋菉盈庭豺狼在邑走閹黃門之為職也為天子之耳目别不以簿書雜而煩之使專其視聽朝夕論列以匡王不逮不聽則以身從之如知其不可則有去而已實非如仗馬之職於不鳴也今石川之職是官也亦

已再易時歘而顧默默然者將朝隱以保其身乎而黄門顧非孫言之官也將顯晦其文不必拘於治亂之時乎食其潔乎抑欲冥其跡而勢不由已乎大若實必宏若聲顧將有所待而大鳴國家之盛乎而但為禄仕乎反覆思惟不能得吾石川之所也石川抱不世之才希奇之珍其出其處所關甚重萬非瑣瑣者可以苟焉者也君子所為或定有出於恒情之見而在走思識之外者惟不怯相聞是為慰走年來重罹憂患春夏之交妻

子相繼淪没哀感浸疾未便能出門相從會敘無由臨風忉忉所命録三子詩具别楮善夫再拜

上邵二泉先生

善夫聞之韓退之曰士之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又曰下之人多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多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嘗竊

卑之曰退之不過為名之士也夫名者實之客造物者所忌知者避之者也而可以故故取耶閣下負希世之材軼代之文潔身於緇塵勇退於急流以忠孝為天下先而立於獨雖三尺童子皆知誦邵二泉之名也非退之所謂垂休光照後世者其人歟然而赫赫之光豈賴於後進負天下之望者為其後耶躬吐握以收豪杰之士於門下豈有意於贊盛德取名譽於豪杰之口耶而豪杰之士實望光儀惟恐不出於大賢門下豈有所希

冀自淪於謟諛之歸以取憐其戚戚之窮耶善夫無似蒙不以衆人相視非不知搏牛之䖟得附驥尾則一翥千里顧身雖窮戚實不肯效諂求薦以傷大君子之明也竊嘗論之退之亦古之所謂豪杰者其上宰相書至曰蹈於窮餓之水火大聲疾呼而望其憐之而不以為謟焉退之豈但為為名之士哉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非以謀食也而曰仲尼皇皇然則陳蔡之間詎至於大聲疾呼而望人之憐之耶遂令後世之進取者莫不曰退

之豪杰者也猶上書求薦以取其名附托物勢以成其便風天下以為準焉由是薦舉為市矣昔人有求薦章於韓持國者程正叔曰大賢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求已是甚道理竊以朝廷設官因其才而授之任使下之人皆不求則庶寮百執事之位終歲而虛乎上之人視朝廷之官為公器不使恩自已出必求能者賢者充之則一材一藝之士豈皆遺而不用乎愚意以奔競之風實始於吾輩而貪饕欺負之徒顧有所藉口而為之者

也平居長執此論以過韓退之不敢以語人恐遭失言之責敬三熏三沐而陳之大高明之前萬一不以爲狂安惟俯埀教焉不勝幸甚

答姚元肖吏部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啟其聵而豁其聦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爲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戞玉奮然希剽其餘聲晚遇王伯安于毘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雕蟲篆刻壯

夫不為也乃始改念捆摭羣書而求其鍵于今三年矣
蒼蠅紅紫未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已之辱深媿知已之
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
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
支豈故欲為希僻不情之行孑孑然慕巢許之髙哉顧
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
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
下凡三衙門四鄰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于

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為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于京師而矯首搴足者亦不為不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内外四方亦豈乏一荒遠曠莽之墟處麋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不可以為全為禄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毗庶政而但蝗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待慧者知時宰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令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怪其頓於萬里之外也因閒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答曾東石正郎

辱書承念及枯槁教以習忘使神完氣壯意思甚佳走鄙性最困鈍劬書成癖每至於疾必休然搆思必得而後滿志然實無着地工夫隨得隨忘非所謂習於忘也思苦則神昏神昏則有陰陽之患比歸三年病不加少自計勛名事業當低頭於豪杰之士而豈在我輩疲薾之夫哉伏誦教言誠切膏肓敢不祇服情厚近來文字已不多作非故為是荒懶也力實有不逮者謬蒙比名

於仲黙之列皇恐皇恐楚人得山雞其鳴近鳳也其文采近鳳也而語人曰鳳凰鬻于市得千金焉山雞之被厚名而賈重價也能不愧於心乎真鳳過之能不撫掌而笑乎謂白近緗緗近黄黄近朱朱近紫紫近紺紺近黑而曰白類黑非倫矣擬人當必於其倫實不副則訾咎深走豈敢當是哉邇來深自晦藏去之萬里之外三年之久平生故人漫不復相聞竊喜已漸不為人所識而執事遽為是言是固愛我偏不覺其言之過與相失

時久每賞光澤無時少替時事如何心事如何風中惟不妨相告以慰念慕不備

與德緒

易節不奉教音知郎署多事猶乎在山者之未靜也而彼此係戀或有時而廢乎遐荒幽僻之鄉窮獨棲遲寂寥而生感顧不間時而忘情於執事也比來作意出山相從兼以謀食不圖天譴不德室人與次子相繼棄捐辛酸崩迫不自禁當命之蹇剥乃一至於此也且聞起

廢事例甚與志意相違讀書仗氣節處今世之道稍不至於凍餒切身有甘心自絕與猿狖同侶而弗悔者顧無田無桑十口所仰賴以衣與哺恤恤然必須一出而其途乃如此此且柰何哉泉山先輩累累以先人未受封相讓竊以此事顧有數存焉非心之所能必者歟道宗此行甚非其得已令弟已分門其母鰌然於北堂之上士處此有難用情者矣隔越時久勞心忉忉眠食惟致和宣滯為道自愛不一一

與陳職方德英

芋原奉別轉眼裘葛屏跡海上不能無萬里合散之感也續聞動止佳勝且有職方之復大臣用才必欲當其任如是哉深慰卑望竊計吾鄉同年八九人十餘年間榮辱進退存亡之迹歷歷在目中如吾職方信不多得也小弟最為沉滯然每以死者自況中甚安之近築一畒草房於小華之陰杜門自屏惟與貧賤時一二知巳者還往糲飯藜羹甚覺適便伏覩起廢數事巳絶北轅

之想耳近來親故稍以早出為勸未敢便論達觀譬如尚是一不第秀才亦安往以辭貧賤哉其況愈下則其心愈安也秋事方殷百惟為道自愛

復周方伯公儀

使至拜手書教所未聞且示近夫事跡前此數日張道宗書來云聞近夫厭世駭怖悲辛不能為懐者信宿然又以常理推之此必無是事近夫為人稍執不肯近細人或者有忌者肆為無損益之謗以疑人之傳訛也善

夫平生亦曽兩遭此故不以為信爾及讀尊諭輒潸然涕零肆近夫之文行乃止一黄門給事以死其平生歷履莫非險艱登籍以來即遭禍變杜門者五年一出即外補非深山即遠海然而皆僻邑坎坷蹭蹬者又五年稍進一足即以夭死近夫平生匿德藏光多聞内植有銅鞮伯華之美而不居或曰文人多窮豈其然哉夫所謂先器識而後文藝者又未可深據而論也方今朝廷方切論列而近夫有言之責不及為朝廷一吐其平生

雖濟濟多士固不乏一近夫然正人君子日以淪謝無亦關係於世道此又不可止論近夫之身之窮也善夫平日取友如近夫者不能數人比廢歸輒見凋喪落魄可言師弟子恩義相通敢縷縷饒舌左轄之轉慰甚擬作衡山高為贈數日以近夫之故懷抱作惡不能發奇句就當寄上近詩凡三十六首附呈倘賜覽觀亦見其志之所存不宣

上林見素中丞

嚮得挹道容詹跂益深館遇之隆詩文之賜感愧萬倍小子何幸得借聲於先達之與增重萬倍執事大仁人大君子也嘗與同輩論當世人物至執事則僉曰第一流使居相位其勛業所止豈處韓范富歐下哉善夫不佞竊以四公行業在汗青可數也執事平生自許於四公何如時命際會且勿論其大節視四公何如韓富無文章歐差優於范其體格意氣槩不能達唐人上一等執事所爲文自視於二公何如竊嘗求執事之平生所

至毀淫祀佛像汲引善類陶淬後進皆是古人絕好處繼曉之攻姚州之遣時中外翕然即以唐介擬之每讀執事之疏雖與日月爭光可邪介足以盡執事邪比者巴蜀之役命下即起赴國憂如歸首黜公孫以戮賊於千載之上祀諸葛以自表其素而後誓師卒靖藍曹其行事磊磊落落如此不知韓范陜西延慶之績有是否也及甫畢事即復引去去即杜門著書絕不敘西鄙勛伐無少疑滯焉不知四公於出處關竅上果盡如執事

信道不惑否也魏公歐陽公濮王之議不免微瑕之玷富彦國居洛朝廷待以裴晉公之禮三命而三不起一僧開堂片紙招之即赴焉此類尤可以比方執事之大者但可與智者道未可與俗人言耳凡人貴耳賤目彼見四公之重係當時後來宋名相無及者而執事落落三十年不一日立于朝令遽曰配四公而齊之孰不愕然而眩者且執事自謂能如四公之得君邪使如四公之得君不能為其事業邪四公事業顧别有大於史傳

所載者隱而不見邪就令日而論執事事業不足以表天下照後世邪此執事獨明之而善夫獨信之也然此豈一時之言哉世之人卒執一代不如一代之説槩曰古今人不相及然則後世果無聖人出邪賢人盡春秋之世邪六朝文氣大壞之後何以有濂洛關閩諸大儒乎居有此一種妄議不欲逐衆人常談執事以為何如也幸進而教之林鉽秀才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就瞰地後進實無出其右者志古瘡疾盡去體否念念族譜敘

向曾面請惟終惠以慰卑望侍門末由百惟若時為吾道自重

復林見素公

小僕遣二日而大製且至捧誦再四有甚連城之獲善夫何幸得附以不亾于後也此素心也道里遥遠復即有行役力不克躬輸悃門下柰何地震陰為陽行春秋主權倖侵君將動有所變且主兵事吾閫閫豎執制小人犯君子連歲干戈不旋踵此其徵也春秋地震必日

之日者一日也今此以月月以時恐更有隠憂者矣天變決不虛作必不止此詩選序敢輕率為哉須得逶間擺脫去雜慮靜思半月方敢應所命顧恐佛頭上𥚃糞矣孟太府事狀已附上山林立言道體最宜以時加愛不宣

　　答城中諸友

數日裹方作書寄時勉是一好便也元旦髙宗哲至得書宗呂復遭此内艱辛苦中何堪崩裂璊州之行回期

在何時冐此萬里長途凌厲風波恐莊公寒瓊能如范希文之濟寒士乎太山孫明復時之未通其何堪其何堪厓老之不利於文也中無釋然乎走自別來坐孤悶無一日好懷到杭幸遇周用賓孫太初作天目赤城之遊日料理山水事頗覺心源澄徹復與黄宗賢應元忠叅究聖學又是一大痛快回思二十年所下工夫皆是一場罔兩自今以往視世間一切真如蓉蚉與空花也近來復體驗得洪範九數較分曉看來天地間一理既

通百理皆徹既識得箇主人翁面目其餘不足辨也諸君子才器十倍曹丕幸當於此大事上一尋究定須有大了悟處如何時勉去甚促作書草草亮之亮之

與孫太初

鴈山歸即欲遣問得之人言皆云元宵左右即復返西湖嗣是或傳在湖州或傳在蕪州或云尚在嘉興莫得山人蹤跡坐是契闊近得手教甚感指示迷途行藏事走有三不可姑且逐風塵以去未敢諭也先見不真後

處不遠不能學箕山穎水柰何周用賓吳惟可閒即來就至今未見到近得口報用賓是月初離江山惟可此數日離開化早晩當聚首湖上山人一春强半在湖州登高眺遐有過於西湖煙景乎其與遊者有如吾儕者乎攜杖屐來同海内故人聚散甚可惜留念留念詩敘久已脱稿情辭殊不能盡然才力止此矣不敢為山人惜也

與城中諸友

別來八閱月彼此書問雖未嘗廢然視往時懽好邈若山河矣客途念身事時事絶無好懷抱雖以大道理自遣然淵明至詠荆軻自不覺其露出本色矣逢南弟復得生相見天涯骨肉團圞始一大開懷道路乖艱顧自安矣朝廷邊事似無大故但内外合八家用事聖駕輕出無時腹心之病不知往後竟作何結絶矣隱憂隱憂滄灣平厓安穩如何百竹往墓所習靜果能降伏其心否世亨公衡沛夫得廩否木虚文輝文旭時復相聚否

此皆所欲聞也聞作古文會固是美事第作意為此亦害心且不能不招物議耳會晤末由心緒縷縷惟端居守晦以觀時變不一

寄林見素中丞

會志道伯固備審動履康勝時善夫初到京而志道已在行間不敢草草奉狀不接光範久矣去歲重九前即别鄉土有是行實一念功名降伏不下留杭甚久細思身事顧未有的然必往者因乘間入天台與委羽黃綰

居小有洞中數月于時意向即欲終其身作山谷逸民矣比歸占範數且云年命甚促乃熟計前進効世俗所謂顯親者了事即歸耳倘未即死當木蘭侍几杖閒所以委心立命處是所深願近來時事益不可言聖駕此度北征京師人心十倍皇悚盜賊偽稱行幸者充斥州縣城隍守禦廢弛無餘倘一旦難作為將柰何楊石翁堅卧不起縉紳諸公雖有謀國美意此時權不在手大家挨時日以竢運於天矣近聞江淮之間往往龍鬬殺

人漁陽各處六七月氷雹殺菽雲中大將軍亂鳴此是何等災變陰盛之極勢必至於陽爭者矣可畏可畏慈聖太后祔廟之夜駕出而雹册封傳制之夜駕出而雨淛朝衣冠兩在流潦之中天垂象見吉凶古之達人當此時尚食祿煦煦為哉令天下之憂大率在邊防且如吾閩之變才缺數月之食而已今計邊儲動乏數年而宮車在邊賞費百萬加以誅求無度上下離心外患且至恐有不忍言者矣閩中近事固是天意參之人事當

路諸公亦不能辭其責且延平首禍其原實自萬同知萬君為人立意偏陂全不識大體平日作事動結軍士怨讟及其告乏復不肯少借聲色一以威詐臨之既結以怨復絶以威人心最易動者也是誰激之使變哉及既鼓噪為亂却又倉皇給錢穀守姑息隨其脅滿其欲而竟不能申國法誅首惡以弭亂階此風既長吏更復何所畏忌哉繼是建寧邵武福州諸衛如相授受然樹將壇奪鎖鑰厲戈鋋掠財物迫長吏向曾與同志逆論已

料其必至此也今日論奏復欲守小信而不處首惡者以聞是猶以草菅伏火欲求頃刻未然恐燎原之勢又當不止今日也吾閲自古避兵之地看來元元赤子詎安敢為變耶今之論事者苦於狥目前而不揣其本而救時者大率顧近利而不慮其後安得而不至此哉明公望重道尊言出而人必信服似此類正當明示當路者議而行之安息一方固吾輩仁民愛物的本意使以利害計之其陰德亦甚溥也萬毋以身處江湖自阻如

何如何方松厓鄭山齋年力精鋭而早就閒散讀書求道當必有自得處起居幸毋惜為閫摳衣末由惟若時祿和為道自愛不宣

少谷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少谷集卷十八

明 鄭善夫 撰

書二

寄周方伯公儀

違侍以來凡再三辱手教亦曾再三致書問雖乖越數千里如在左右也比比處京師每於湖湘人得動定知君子勞心民事比閩中時較苦矣今天下之重在於食不

足故其變在下其患在邊食之不足大率有三橫征冗食與天災是已三者常相須亦嘗相害而後喪亂乘之自古如此也京師近來歛益苛而費益侈江南財賦之地目下患害似大有天意催科撫字二端實不可偏廢也今雖欲偏用之勢已有不能矣況得而兼耶三邊士卒近來復傳入自臨洮至鳳翔連數千里正猶心腹受病而百邪顧乘之耳聖駕此度北狩甲兵錢穀掃刮殆盡仗社稷之福祖宗之靈即未有壓城之敵内變之憂

倘萬一有之為柰何哉不敢即謂朝無豪傑也我國家立法如蔓絡相持一舉即牽掣非一人能專其運而盡其長者今日方受其弊矣頃者閩中兵噪亦坐此延平首禍當道實大家推艱計始終遷就遂使五郡之兵乃敢肆然而起人心最易揺動況當此時哉湖湘民瘼日如何大君子當事必有逺圖萬萬於常賦中行其仁此時用世勢不可盡去苛政但每事寛一分百姓自不思亂矣以為何如觸目怵心不覺盡露其狂憤其有妄言

處伏候相告

答周方伯

使至拜手書珍重教以未至敢不祇服以無負君子盛情比來待罪祠部四月于茲悠悠終日食粟而已方今聖駕遠遊朝廷多故中外危疑感時觸目有不但可流涕痛哭者丈夫不經心天下則已矣既出門事事而晏然散地竊禄安安豈其素心哉故園多難歸路無由惟日咄咄耳大君子以善夫樂此哉八月初閩城軍士復

大譟衣冠盡為所辱毫髮之間幾成數載之亂天幸就殄矣恐欲聞近事日新不敢盡言惟若時為道自重幸甚

答林克相侍御

張友至得緘篇章累牘誦之至四鼓未忍釋去時勞苦馬上歸大困卧牀側讀不覺忘倦陳琳制作足以愈頭風似此信不虛也本末賔主之論甚當詩文一事亦是世間一大玩物今看古人文字之極好者未免嘆賞忻

慕欲執鞭而從之此實是一欲關極易移人中人資質到此自不覺其遷就也就如覽執事制作平生執着頓巳坐馳其如何其如何昔人云立言而朽君子不由固也嘗竊觀古聖賢立言皆自其充然自得處發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不似今人雕心苦思如劉勰李賀之倫未免害心如何範數已補完乎似此類葢真立言也自踏京塵此意漫復衰颯矣教我教我孫太初巳卜居苕溪甚念我平厓幸相聞走歸計決在明冬矣預報草草

答李沛夫

拜緘如見君子閩中兵革固去年地震之應也向已逆料其必然矣八月之舉幸收拾得甚佳顧吾閩終是福地倘此輩不専其利盡散以結人心則其勢遂不易收拾萬一殺一長吏則其勢亦不可收拾禍福之判毫髮之間矣可懼可懼吾儕論事要不可全歸天時前後禍機實自延平失着故末流遂至此看來以寡馭衆以尊臨卑而能相安者全在紀綱令者三軍之衆即敢蔑其

主帥肆然為亂者由紀綱不立也紀綱之立又非是憑威福愚黠首之云也要在處置得宜以安其心分自定矣只今以還不善整頓他日之禍又有出於天災之外者試事吾弟亦不利至此自是文字太古之過君子必自反不可尤人應今之世亦須稍自抑所謂得魚即忘筌是何害匆匆布此

答傅木虛

別來逗邐道路將一年方就此散地一無所施雖頂冠

束帶而角巾野服之興每在於鰲峰仙路與諸君子攜手也待了事即挂冠而來矣居京塵凡百無味惟得日閱時變比來世故看得較熟竊逃於踈拙以完其生漸次有野老爭席之意矣如何閫中兵亂似此災異其應乃止此豈足為大怪君看草昧之際其氣象何如天地間只是理與勢此時節雖但補罅塞漏亦不可得易所謂二陰在下其勢已成其象則為遯遯之時君子不為也家室粗安梧子近出花幸無事此外不備

與顧華玉

報荒吏至拜手教奉畣漫及心事慙赧慙赧治台朞月聞廢墜以次而舉風化以次而成足見君子為政着實地上故能隨事有功也棄女一事所關傷天地和氣但習俗既久猶魚忘於江湖耳不知出令之後亦尚有梗化者乎此事必自巨室始須積誠以道之厲禁以申之遏其論財之流明其利害之歸然後數百年已成之風或可以漸而回也夫人非土木豈此一方獨無惡殺之

良心哉財利之心起而軋之也利有所重則愛有所忘耳如何此風一回執事平生掀揭之政能有過是者鄭重鄭重黄石龍邦之賢者其道未盡信者鄉閭之間貴耳賤目矣奬進之責實在君子餘不備

寄見素公

數年來荒嬾惟甚雖大君子之門亦不能以時致書問罪何可言然懷仰之私無時少懈也近來事變猝爾而成大可驚駭伯固以乘幸皆不死者毫髮之間耳古所謂畏途

宦海信然信然其不至黨錮之慘者亦毫髪之間矣冬間作意南歸定家之後即負簦詣雲庄求所未至前歳雖得侍許時然但於意氣中領略高深顧道德至意槩乎未之有聞也抑受教之地亦顧淺矣深負提掇馬懋聞之子子華者大有氣力嚮往之志誠為未涯恐欲聞病楚中努力布此山林道體百惟自愛是為慰是為慰

寄應南洲

久不得見兄書近應天彝到方詳兄動履甚慰甚慰吳

德輝薦劉能勉一行以慰蒼生之望乎近日之禍悔不用凡之言豈亦近名之弊遂至此乎初事始於朱守中之宅同志者四五人意欲九卿率僚屬伏闕庭求為必成之計不料事既不諧勢不能中止其禍遂慘烈至於此時記得臨祖一言繼之若出只做得郁亮之事業倘令日與十一子同死不過是泡沫同澌矣雖欲為亮之詎便可得真不能滿凡一笑也凡出處事胸中稱量真是停當以令觀之追想當時告語當時之聽之尚如隅

一重夢覺關也縱遇毛生輩亦未必不以爲愚矣歸志甚鋭自今以往更無復功名係戀深居守義孟氏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顧亦何適而不可哉顯仁親事尚爾優游古人介于石不終日言恐盱豫則有悔也人事最易參差倘前言莫踐悔將奈何哉石龍書中已漫及之幸動心動心尊公傳久隳文字畢竟不快鄙意早晩當寄上

寄黄石龍

報荒吏去後雅無好便繼以春夏變故卧杖垂死至今精神猶似夢中作夢也應天彜到得動定為詳聞少谷亭尚未成豈以不肖色取仁而行違不足以副君子盛心乎向得爛柯之説良用警惕又聞訟事易歲未決竊恐處鄉要必學孔子恂恂然後無病横逆之來自有三反利者衆人之心也吾輩但可撝謙較來亦自無不利矣詳東橋書中有黄氏多事之語參以天彜所告意者仁民心盛凡有民瘼匪不盡言於當事者容或有不行

孚納言須以其機聽言者亦以其明要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聽之無不誠則言之無不行矣上下不交君子以儉德避難善夫近日之禍正蹈此失着所以談虎獨變也病初愈草草奉聞少谷巾漫往

答顧華玉

使至書惠珍重深領久要之情所云惡事攖心豈方田之事尚爾紛拏棄女之政不行於巨室乎肆令之時稍可以行所學者實無過守令也況台州又非要途雖時

或掣肘然執事聲實日隆行亦自無不得矣棄女一節前書已詳之方田自是草昧時事恐未可先甲三日自取紛拏也且一法旣立百弊即生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要之亦身體力行者之言也萬惟舉今之急務者以身先之以孫出之易所謂噬乾胏利艱貞終不若使人無訟之爲先也畢竟大道理是如此萬毋以爲迂罔之談然以執事才力而但尼於近者小者不亦萬萬可惜哉善夫三月之禍幾爲溝中之斷要其實亦是就於近小

者之弊也玉輝堂闈尚未就此一勝事它日人比為甘棠之愛顧使君自已事也亦須及時作意為之人事因循能得何時就耶念念巾一幅奉去横渠製也相聚未即東向縣情

與鍾偕甫

二泉處書近六月方到計之沉滯歲餘矣盛情如江如河感念感念納音之説大有理走近來於生死關上益見得明白更不復憂疑矣以巨眼觀之天地尚不容一

瞬況其餘哉昔作武夷棹歌有云藏裏黄棺壑上船秋風春雨自年年覺來天地終歸盡煉得丹成亦可憐要亦真見得是如此非孟浪而言之也如何京行何時動身走冬間準告歸矣萍踪杳杳合并當在何時與何地也忉怛忉怛

答孫太初

林茂貞來得三隱詩内云劉豫是何人天意亦草草葢京師士夫多以山人聲迹太著恐有王蠋之迫也及覯

是詩知山人當此時節必能深自韜晦以保其身耳茗溪草堂近如何少谷山人榻高義甚盛也走自得罪之後形神甚衰至今調攝不復九月滿考既了初志即移疾歸去明春當過茗尋山人龍卧處以究大業此身恨未即奮飛也近來讀易覺得消息盈虛之理較親切此心已無復係累眼前富貴真不能熱中矣别後所進只此惟知已者教之

答周方伯公儀

禍變猝爾而成而廟議數旬尚紛然未定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荊湖正當上游敵出上策必先經略荊湖得荊湖則可坐瞰川陜而後北窺中原此誠可憂為今計者即合擁衆扼蘄黃之口使不得逆流西指蘄黃不通勢必趨金陵大師扼其前四路兵乘其後我得其上禽之必矣今觀渠始事即行刼掠蓄不過狂悖縱恣自速滅亡矣閘其將又皆閹豎乳臭之徒昔吳楚不得劇孟者知其必敗今天下事實賴

諸君子收拾敵顧在成算中但恐我一失策草澤乘機而起良可深患也惟大君子留意留意病初起心緒槊亂不具

答黄石龍

潘令來承詩辭珍重讀之一大省悟領教領教是月已抗疏歸田計河解得發神遊左右益已久矣居京師終為紛華所縛幸與朱守中輩日相切磋尚有碌碌不見長進日來作用僅求得放心下落又輒為文藝引去歲

月因循柰何天彝戴星出入大為官守所苦早晚亦欲行志耳陽明公立此大功傳聞不免于禍駭汗駭汗古人云功業震主者身危又云功葢天下守之以讓令成此不世之功而反危其身者豈讓有未至乎吾道其固窮矣心事縷縷恨不得對榻盡之草草布此

答曾東石太守

使至拜凱歌諸什驚眼不可言斷斷乎垂世之文也西江倉卒報變反掌之間收功於吾輩諸君子垂貂擁緋

者可媿死耳天下事尚賴吾輩維持夫子所論衛靈公者朝廷養士何須正在濟險利艱耳鄭重鄭重走在告已兩月疏已再上久渴奉覿今復去為老農圃會面何由數年來病轉加日惟坐一室自攝其身書不多讀文字之類亦未嘗作意為之偶有感觸適情而已

與林克相

明日發舟矣專人來謝平厓善用功者當鞭其後平厓平日所長者姑且罷去平厓今日所短者在於何處須

自身心上一體驗詞章上一意為之最害事大根本上立得脚住於詞章何妨此實一得之愚再請質諸高明者論之好朋友最能夾持人萬萬擇交立脚不住汎交最易為所移正人君子終日相對似覺無味且拘迫久久當自有味自有樂處此非口頭應答言語也顧志仁器局大好第恐於不痛不癢處安頓須要講明初相與便直率如此似不自量天地間同志一時能有幾人萬萬彼此相諒也

與朱白浦

兩年間伐木之意勤勤教我深媿譾薄不足以承之自此遠離會晤之期又不知何時與何地也竊有所欲言者公力量最大最能混世然交游實太汎久不自覺不能不汩没其中也如何楊叔享尚未有會處恐他日有以詞章誘之者相信不篤一為所移實非善夫所望也萬望為攻破此意臨發倥傯中布此未究

與楊叔享

向來相與之意媿彼此因循不能有分毫相裨益今復彼此南北面晤無期柰何近見叔㝊意向强半在於詞章上用力詞章實是玩器最能沉溺人區區於此求出頭未得而叔㝊顧欲入頭耶古人用志不分分則兩無成立得大根本在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於詞章何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只是洗濯此心不令汚下不令昏蔽不令一物夾雜其中則自然虛靈光大萬變之來應接自然分曉是則立其大者也

此理初入頭最枯淡無味要須見得所欲而甚於生反身樂莫大焉田地何如則世間一切喜好榮名聲利俱不足以易之矣善夫亦口耳乎此未有躬行但信之頗篤幸相與勉之

答應天彝

遠送信宿相期至意顧有出於言語之外善夫雖庸下敢於自薄舍弟來得别後手書所諭實中某之膏肓枕中每一玩味未嘗不神色獨變也敬念敬念海内故人

肯極言所失如凡者三數人耳其實自幸天之未嘗忘
余也凡門路極端正且善持志復能舍巳從人非大勇
猛者未或能爾也然光陰如石火欻忽閒耳四十以還
精氣有減而無增者一念因循大事去矣萬勿以市朝
為不得用功自阻用功能如掠頭肯必擇幽靜之地而
後持護乎以凡之勇猛堅定正好於喧囂中鍊此本體
此善夫一得之愚願獻於凡者未敢自謂其能爾也汪
子修諸凡為吮名守中凡想在行不別致逵次匆匆不

盡

寄倪小野

正好相聚不意病卧有此乖别戀慕之情其可云自此日遠光儀去之窮僻之鄉無復君子夾持之力不知將來竟作何等人物驚怖驚怖新功惟日自損偶有會心處嗒然若忘有我但恐尚作覺中之迷也老兄才識極佳且善陸沉涪湛於世味即此去道已最近過人已最遠矣但有碁癖亦害事益溺之之云也毋曰吾托此而

逃也古人進德無有窮已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老兄勿輕自信更修其所未至定自有會處新得幸一一慰示遠懷風塵相見尚未有期也

寄顧未齋諭德陸江東司業

數年相與之情非筆舌可盡不意臥病廢時遂不獲終事君子臨别又承至語戀戀若不忍舍我佩服以來一切無益技能痛自減損日惟靜坐内觀其心近復覺得一切技能非徒無益却是累性亂真之本葢此是結習

之氣與性俱生者實未易知覺未易改除也古今多少豪傑鮮不從此路上斷送自今覷之真如蛣蜣戀糞丸未蒲達者一笑也古人有云沉迷習氣不可與入道因憶往時挾一才一技自以為持此以往莫之或先也然無恠也沉迷其中不知有糞丸之外也維老凡聞道大早兼以氣力强毅橫進直前將無復形迹向與老凡遊談尚如隅紙辨色可謂人已兩失矣自兹意向稍定不忍厚自棄於君子風中幸毋惜一一提撕之至望至望

起居不敘

寄聞靜中

奉別幾時遂有多少變故時事如浮雲但見日新一日耳善夫益既死而甦者緬想興居真若雲際竊以玄陰合沓未有不待雷雨而後霽也時事多故實賴多賢持護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廟堂諸君子當必有善用其拙者矣鄭重鄭重善夫自歲下在告再疏方得請匪才多病端合掛冠去矣過淮南遥瞻金陵鬱鬱太祖之

神京與陵寢在焉良用興懷應念先皇帝祝天求才之意顧有獻於君子自此入山掃軌音問恐益荒矣惟君子者能不忘情於我否也匆匆未究所念惟為道加愛

答蔡止所

克相到知動定偃蹇良用抱鬱而先生直能順受略不介心焉可謂顏之陋巷路之敝袍足以驗先生之所安耳去歲以歲差事欲改歷元議請先生任事竟復以為非急務中止近已付之守中益此司耳目者職事也善

夫卧病易時近方得請以去今雖稍平復然自得罪以來精神頓覺衰颯日惟求安靜無事以償所失安身立命處尚瞢如也未間布此何任想念

寄傅元質

奉别將一年矣回首往事渾在夢寐中一時交游今俱散盡真如蘧廬假道託宿焉已矣近況如何正是孤臣孽子動心忍性時節況君年力方富萬毋以一才一節自止此身既來此天地間顧有所以安頓處此實君自

已事自已有者求之有餘取之不竭然光陰易失二十年只在轉眼間過去少壯之日豈可再得哉動念動念善夫賤體令幸稍安然神思已大不及往昔日惟倍加減損稍覺有一段清靜尚未知畢竟如何也濟川近來學業如何此子信是遠器當養之以正勿以近小拘之慰慰

答蔡希顏

拜篇章深見伐木至意天地間同袍共業能幾人況又

合并無時耶茲與足下一江之隅矣便未即命駕相從
善夫之自棄何如也早晩赴應黄二君子之招當過貴
境未敢先往者白浦新歸方料理人事竊欲徑趨台州
回程拉二子到雲門禹穴之間按鵝湖故事合并數時
如何草草奉啇且未備

與施侃

近兩東只為太初書事事已集所須者名公之詩與銘
而已不蒙差人又不蒙寄聲何哉夫子云見義不為無

勇也太初平日於足下如何古人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乎其言方為托生死之交善夫羇旅遠地凡百力不能及謀所以行其書表其墓欲少盡片心耳無他也故所賴共成其美者亦惟足下也前喻謂必藉於當路何哉古人仗意氣雖散萬金為知已亦不惜吾輩力既及為又何必向道傍築室太初所遺者不過一妻一女其大者在表章其身後之名使不泯其心事於後世方足以慰其平生今其墓一荒丘矣宿莽一深人心遂倦

後日復有吾二人者注念乎人事叅錯恐足下亦曰今且罷休矣亭臺碑碣計不過數十金太初之書籍稍市之儘足給事但須足下之力矣足下只視太初如生存則凡百為無不力力無不盡盡無不美矣善夫嘗私論未嘗以吳人待足下也太初之墳須是買山郡陸侍御不受直必須擇善地而遷之太初平生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不爾恐非其志昔太白女云先人志在青山今葬東麓非其志毋使太初之魂鬱鬱不安於地下

也劉元瑞處志彭費諸公詩并發下稾上挍勘尚有數十字無下落選稾得借來一對尤見不吝急欲就事出語過直幸恕幸恕

答馬子莘

國賢至承教言并惟濬遠信惠我蒙鄙良厚也惟濬再得遊陽明之門觀書中所云便大非京師時比經此大患之餘正古人所謂困心衡慮者啟其扃而進之沛然矣聞之國賢子莘早晚亦欲往贛州意思甚好走頗有

此意但以令歲占數逢革奉先人遺體不敢遠出也且赤城應黃二凡期在夏秋到閩無此二端甚欲從子之往也守中凡向遊赤城曾與宿禹穴甚念吾子知吾子至贛西江未畢事定當作計為會耳國醫却是法器與論彌日一一合意勝友也

與伯固

别後累得吾后峰動定歷此大患難真萬死中一生也世事多故吾輩但當保嗇其身以待天下之清慰慰所

謂忠肝義膽膾炙天下人口非所多也近來作用如何山林無事想益定靜文字類較減損於往昔否此周天地間不可無者然分心太多自損道念吾兄何等力量必不學山雞照影也善夫自杜門以來終鮮同志終日兀坐轉覺荒落窮年學道尚不能去病柰何柰何相會未即便中渴望教音忉忉

上見素先生

違教席凡五寒暑矣適歸甚欲裹糧造門畢所志以令

歲占筮逢革閉關待盡未即遠逆侍展轉何可云遠惟山林道體佳勝名教内真樂何限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已松厓山齋想長相聚晩年精進當云邦有典刑也伯固新功還理會文字否志古近況如何饒舌饒古時事艱危明公雖迹厓嶠實繫天下之屬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又況不為安石者乎萬萬為天下自重不宣

與道夫

去後杳無音問豈便相忘耶曲江巨邑且當要衝令之
上人多驕而好諛近五嶺以南又最許宂吾兄之天性
我最知之任真者近傲近傲則上益凌輕信者昵事昵
事則已多咎順過者易餒易餒則下益欺任真固是美
德然近傲則不可是以君子貴恭巳君看游定夫之於
胡提刑古人處上下之際何如也輕信害事順過害德
二者要在明理知學吾兄公餘恒把心政經熟玩行動
坐卧恒惺惺此本體要得空空洞洞如鑑如衡及至臨

事再加審處定當一一分曉自無三者之病矣吾兄平日最排遣不過處是為不由甲科嫌於小就故稍拂意即氣餒此只是不知學聖教中何有此色等級若以道眼觀之吏雖玄纁安車之來者只是瑣瑣況甲科乎若使心安理得孔子之乘田委吏將不足為乎哉萬萬以此身與天地同看自重自愛則曲江雖小四時之氣八荒之理皆將備矣如何子積先生有道君子也閒中幸以此意相聞當有教言也走近況公衡至能詳之不具

與倪小野

吳德翼來得思道去臘書報我凡十一月十六過懷玉知此時涖任久矣新政四物之外更望行其意醫者意也我兄寛仁君子也以兄之才望南雄出其緒餘矣政事之暇尚有基癖否竊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葢此最悮事寄一郡民命不比在省中時也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我兄之偏處在於何處饒舌饒舌善夫索居荒莫兀兀然過時今歲正值革運未敢以先人遺

體遠遊也明春不死擬過羅浮與凡爲會李銓省覲韶州布此

上監司自白狀

念善夫得罪以來洊罹重疢辭禄還山將及一朞惟杜門掃軌料理病骨雖户外事亦不與聞又自登籍十有七載家世食貧窮年疏糲遇荒歲便不自給近有鄉人傳報不知何人妄指姓名詐取逋負致有兼并之愬聞之驚愕不知所從竊念古有洗耳者尚恥飲牛於其下

流又有顧地金而曰予何居之高而視之卑者其風節至今流動於天下顧善夫德薄望輶乃不足以信一鄉懾羣小致使欺負之徒敢假借姓名而累以溷濁之行以濟其貪又念有告曾參殺人於參母者未免投杼況善夫之小廉曲謹闒闒而未光耶竊嘗自咎年將四十古聖賢則四體修治無少疲薾令善夫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未免潛伏病根實不忍與草木同死乞身以歸日惟靜坐一室以諗病痛之所由內觀其定外審其動

誠恐過惡伏於幾微不防而長大皇震憂飭務使四體孔修百骸用理令雖未能一一修理然腹心之疾蓋或寡矣信如所指則是盡刳其心腹無復生氣耳何論膝理之末仁哉此無他假令善夫有管幼安之貞呂徽之之遯則亦安有此也緣此干係行檢禮當伏門求直緣善夫伏枕彌年不出戶庭又以告中不可衣冠謹此自白伏惟照察幸甚

答王時行

使至承手書佳惠捧誦無已感念感念就詢興居嘉勝貴眷而下皆還籍安妥甚慰甚慰善夫近來閉門料理病骨撿方書品藥物他無所事也昔時華藻掃除殆盡一味靜淡稍覺得逐物處少向所云靜裏根尋非是閉門求靜之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其意思何如就以吾兄今日所事論之羣盜在前搴旗伐鼓指揮應變而意思安閒此便是真靜若有厭煩愛靜意思即是病痛竊知吾兄意思大丈夫得時而駕審時度德便當行

其所學行義達道孔門一大事業也若時尚可為志尚得行吾何仕不可若時厄志沮亦何處不可若嘗懷引去不樂於作宦吾兄試思之恐落在適莫窠中善夫非慕高尚之名而決於忘世者審時量力乃爾爾耳前月使人訪素翁應問吾兄之廬俯仰懷人不識何日再續麥斜鯉湖之好也使行促草草奉復不備

與湛甘泉

向歲獲侍吳門奉承教言祗服至今幾欲摳侍門下以

畢所志輒以人事相違馳仰馳仰歲裏過天台與應元忠黄宗賢相約是秋至閩即欲為西樵之訪不知遂所圖否也緬惟山林道體幽勝於元忠處得聞教條正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已歆念歆念善夫此數歲始知門路然又汩汩没没未有歸宿回思十餘年間才脫欲闞尋墮理障一身百骸無非病痛日惟減損華飾一就恬淡稍尋得病源分曉然氣力微薄不知將來竟作何等人也萬望有道者成物至情不惜夾持之力幸甚分

淺言深皇汗皇汗

答石龍兄

使至拜三書前書所喻極詳極切向日對面之談未有如此懇至也敢不祇承以期無負於左右西陵别後事跡略載芝谷書中日來惟閉門作靜業諦觀故虛室中日見其病痛日見其未足也然但見其病痛未足又即未能除其根積以羸者詎非麗澤者無人而荒惰之氣時乘其隙乎信如所云信如所云又喻令之所勉惟平

心觀理不執已見不掩過惡不矜小善不避疑訕深求古人之所以至若事事云爾即無不了但其中亦有可言者聖人作用不是一一立定格子只是降伏其心一大事正所謂一得永得者自然不執不矜若曰我欲不執已見便有執的根在我欲不矜小善便有矜的根在程子所謂立一個名便有個對便不謂之中也後世儒皆正坐立格子遂至於無所歸宿如何如何伯固新功甚端正舊日逐末今俱無了近通書馬子華報二公來

閫深欲邀至莆此子亦甚艱得也使者求去甚急草草未盡所論

答應南州

正作書附黄宅人去忽報柴明府使至拜二手教數千里寄緘不約而同至同志相感乃爾未可全曰偶然也西興别後惟於鵞湖武夷之間留連數日到家正值歳暮焚黄襄事因為母家舉數喪匆冗過日了事而已入春稍閒日用惟閉户兀然内觀其定外審其動閒中事

業儘有許多稍稍忘其生死之關矣近命弟輩葺一草堂於湖曲以奉二公至止秋冬之間不識真能來否縣縣承過與何敢當何敢當神龜見夢之説良用驚惕令人學不長進信是認客氣作浩然往往自迷自誤以至於死承教承教裏事完否令岳大人方作啟相通久杜門未敢出城迎候俟他日至莆奉謝簡慢也小妾新春舉一女豚犬粗知向學未敢望其出衆人也令弟先生承在通家惜不得一面若以神交亦即是同堂合席矣

二書俱作於燈下甚草草黄宅使人求去甚急故不暇
打點書札也

又

西興之别遂易寒温一時同袍俱各天一方學業未成
幽獨寡助深用悵惋方湖信是狂簡然山林中如此人
䝱視王侯涪湛世味亦自不可及使其知學而力行之
未可量也蔡凡主白鹿廪佐可謂善處賢者矣近見蔡
凡亦未免嘆貧藉禄養母出去甚長載道竟於此巳乎

為善者懇矣得石門視後事且護其喪可謂死於君子之手矣近得林克相書石門是春已得歸誠然誠然先生若來閩石門必無不從矣為慰為慰杭州答書出於一時未嘗為稿大意相期無敢自薄於君子與石龍凡處大段同也武夷甚可久居所惜近地絶無好學者須得諸君子來續晦翁之響台建本接壤往來亦未甚跋涉秋氣益涼東道主敢不努力時事我輩既退處山谷不當言但當進德修業振作後進之士以培植元氣元

氣厚則天運自回此言似迂然究竟是如此不然空憂何益如何何素翁伯固儘憂世但將如彼何哉承諭危行孫言不敢不勉燈下作書如與兄對談但寫心事甚不文亮之

乾隆御覽之寶

少谷集卷十八

為善者懇矣得石門視後事且護其喪可謂死於君子之手矣近得林克相書石門是春已得歸誠然誠然先生若來閩石門必無不從矣為慰為慰杭州答書出於一時未嘗為稿大意相期無敢自薄於君子與石龍凡處大段同也武夷甚可久居所惜近地絶無好學者須得諸君子來續晦翁之響台建本接壤往來亦未甚跋涉秋氣益涼東道主敢不努力時事我輩既退處山谷不當言但當進德修業振作後進之士以培植元氣元

氣厚則天運自回此言似迂然究竟是如此不然空憂何益如何何素翁伯固儘憂世但將如彼何哉承諭危行孫言不敢不勉燈下作書如與兄對談但寫心事甚不文亮之

乾隆御覽之寶

少谷集卷十八